

史魂

上海十大史学家

SHIHUN

姜义华 主编

SHANGHAISHIDASHIXUEJIA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史魂

上海十大史学家

姜义华 主编

谨以此书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 / 姜义华主编.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4

ISBN 7-5326-0936-7

I. 史... II. 姜... III. 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7542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装帧设计 姜 明

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1 字数362500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5326-0936-7/K·128

定价：26.00元

序

上海市历史学会,原名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952年1月28日,到今天,整整五十年了。而其开始筹备,则要更早一些,首次筹备会是在1949年12月11日举行的,那时的名称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

为了隆重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本届理事会于去年商定,选择长时间活跃于上海史学界、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吕思勉、李平心、李亚农、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陈旭麓、程应镠、谭其骧、魏建猷十位前辈学者,通过撰写他们简要的学术传记,展现他们的精神,表彰他们的成就,附录上海市历史学会大事记,将上海市历史学会发展成长的风雨历程,将上海市历史学家的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展现于人们之前。

上海市历史学会作为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之时,不仅荟集了定居于上海的众多史学名家,而且吸收了南京、杭州等地一批著名史学家为会员或理事。除去上述十位史家外,顾颉刚、夏鼐、胡厚宣、柳翼谋、徐森玉、陈衡哲、陈乐素、陈恭禄、陈乃乾、罗尔纲、王造时、张元济、邱汉生、顾廷龙等人,都曾经是上海市史学会成员,都对上海史学的繁荣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他们中间一部分后来移居北京,一部分留居外地,一部分从事其他工作;金兆梓、姚舜钦、董每戡、林举岱、耿淡如、章巽等在史学会活动中也都相当活跃。限于篇幅,对这些史学大家都

未能立传。对于仍然健在、继续在史学园地耕耘的吴泽、蔡尚思、杨宽、田汝康等,这次也未撰传。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弥补这一缺陷,为他们一一作传。

本书题名《史魂》,首先因为历史研究贵在有魂。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搜集和罗列各类奇闻逸事或无数孤立的各种事实,最为重要的,是要寻找出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纷繁复杂甚至矛盾百出的各种历史现象如何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构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揭示它们背后所隐藏着的客观规律。前辈学者们的研究实践表明,他们所留下的最有价值、最能给人们的启迪的成果,正是那些能够透过现象而洞见本质、能够根据事实而揭示其内在规律的论著。视野愈见开阔,资料功夫愈是扎实,愈善于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聚焦同一问题,就愈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便是这样一些论著。

题名《史魂》,还因为要治史,史家自身必须有魂,这就是历史学家关注国家命运,置身于民族振兴的民众洪流,因而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矢志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将以自己劳动的成果,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提供精神的与智力的有力支持。为此,他们不仅要挺身而出,与国内外各种伪造历史、歪曲历史者正面交锋,而且常常不得不承受国内外曾肆虐一时的各种“左”的思潮巨大压力。而史魂,在这个时刻便更加显示出其可尊可贵。

以《史魂》为书名,还有一层意思,这就是表明历史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要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同样贵在有魂。这就是,学会需要有一大批献身于史学事业的史学家为其领军人物及其骨干,需要众多热心学会活动、忠诚于史学研究、教育、传播事业的会员为其基础,更

需要在学会活动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始终不渝地坚持包含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在内的学术自由,以使历史学和社会大变革、社会大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失去这一灵魂,学术团体便会只剩下一副躯壳。上海市历史学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当继承与发扬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传统,继续在历史科学高峰上攀登,努力使历史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以历史的真理与睿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宏大事业。

最后,应当特别申明:这部著作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谨此表示感谢。

姜义华

2002年1月28日

《史魂》编委会

主 编

姜义华

副主编

李伟国 王家范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梅 王家范 王鹤鸣 冯绍霆 许纪霖
李伟国 姜义华 葛剑雄 熊月之

目录

识大而不遗细 泛览而会其通

——吕思勉传 张耕华 1

不屈的史魂

——李平心传 胡逢祥 43

马克思主义古史专家

——李亚农传 何泉达 87

“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

——周谷城传 武克全 129

文章丹心共辉光

——周予同传 廖 梅 153

求真守实，抉奥探幽

——陈守实传 姜义华 175

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

——陈旭麓传 周 武 211

晚于青史识苍凉

——程应镠传 虞云国 严耀中 范 荧 281

悠悠长水 求索时空

——谭其骧传 葛剑雄 319

风雨八十载

——魏建猷传 周育民	353
------------------	-----

附录

上海历史学会大事记

冯绍霆 王克梅 张虹 王永进	390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简章	478
(1952年1月28日大会通过,1953年7月26日大会修正)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简章(修正草案)	479
(1957年3月10日大会修正)	
上海历史学会简章	480
(1961年2月8日大会修正)	
上海历史学会简章	482
(1962年1月21日大会修正)	
上海市历史学会章程	484
(1979年5月23日大会通过)	
上海市历史学会章程	486

识大而不遗细 泛览而会其通

——
吕思勉传

张耕华

一、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鸳牛、企、程芸、芸等。1884年2月27日（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出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故居。^①

吕先生的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早先，常州还没有新式学校，六岁起，吕先生便随从延聘在家的教师同邑薛念辛、魏少泉先生读书。九岁那年，父亲授江浦县学教谕，全家随往江浦，至十四岁返回常州。其后，因家中经济拮据而不再延师教学，改由父亲自己教授，父亲无暇时，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所以，吕先生在童年时真正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也只有三年的时间。稍后，常州有了新式学校，但科举时代的人，对于新学校的外文、科学技术等科目均不重视，加之家境不佳，吕先生少时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他后来回忆说：“于外文，仅能和文汉



吕思勉先生

读；于新科学，则仅数学、形学，…… 略有所知而已”，^②曾跟常州府中的徐异（点撰）师学数学，“自加减乘除迄小代数二次方，仅一星期而毕”。^③

十六岁时，吕先生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名义上算是一名县学生，实际上还是科举的初级阶段。从此之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开始系统地自学文史。吕家是书香门第，世代读书仕宦，家中藏书甚富，这为他自学文史提供了条件。吕先生的祖父

母、父母、姐姐以及姑母等亲戚朋友，对于旧学都有相当的造诣，擅长作诗填词，家人小聚，亲友往来，常要出题赋诗，互相唱和。这种家学渊源和熏陶，^④无疑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童年时的旧式教育，虽无外文和新学科目，但对传统学术的学习、训练却是系统和全面的，学习的范围涉及经学、小学、目录学、文学和史学等各个方面。

经书和子书，本是旧时私塾的日课，吕先生在六岁时，由私塾老师的指导，“诵四子书，日授十行，行十七字”。小学是阅读古书的基础，童年时曾得到同邑丁桂征（同绍）先生的指教，丁氏是吕母从姊的丈夫，经学名家，对小学深有研究。吕先生作了一篇经学方面的考据文章，拿去给丁先生看，丁先生指出文章中许多外行的地方，并向他讲解了经学的治学门径，劝读《说文》及其注疏。经丁先生的指导，他又把《段注说文》、《十三经注疏》读了一遍。同时，又读了《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

史书的阅读，约在八、九岁时。先是母亲、姐姐为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约讲解到楚汉之际，便自己会看了。父亲又取来《日知录》、

《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书，。让他随意翻阅，“亦觉甚有兴味”。私塾老师教读《通鉴辑览》，涉及历代治乱兴亡的事，更是读得津津有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或是照录，或是点读，最初都当作文章来读。他后来说：“故于史部之事，少时颇亲”，^⑤十五、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先后自读了正续《资治通鉴》、《明纪》、《三通考辑要》、《文献通考》等史书。这时，父亲还指导他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是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授子弟的一种老方法，即在其初读书时，通读一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部书，吕先生读得很认真，且做了不少读书札记，经、史、子三部分全部读完，集部只读了一半，然收获颇大。

大约到十六、七岁时，对传统学术的各个门类，吕先生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和学习，这无疑为他日后的文史研究作好了准备。他说：对于经学小学，少时“亦曾泛览，略有所得。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目录学的学习。则从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以了解中国古代学问的源

① 1987年12月31日，吕思勉故居被列入第二批常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常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1998年12月动工修复常州吕思勉故居东宅的第一、二、三进平房。东宅的第四进的三间楼房及东宅三、四进间东侧厢等尚未修缮。故居的西宅犹待恢复，待整个工程完成，可见吕思勉故居之全貌。“史学家吕思勉故居”标牌挂在十子街旧宅大门东侧的墙上。

②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④ 吕先生曾抄录了大姐、大姑母、伯祖母及常州女诗人的诗作，并加评语，说“吾常多才媛”。

⑤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流派别以及各种重要著述的内容概要,实际上就是在读书前,先浏览一部学术史,这于治学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的学问,之所以不十分固陋,于这一点极有关系”。此外,早年读书时还特别留意进行文史写作方面的训练,如读《三通考辑要》时,将其与原书比照对读,以发觉辑本的不完备;读《古文辞类纂》和《续古文辞类纂》,特别留意其圈点,以体会良好圈点的重要;阅读时都要求随时作好史札和笔记等。幼时所作的史札、史论,有读《通鉴》论十一本、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札记六本以及读《昭明文选》的笔记等,这些史札和史论都经父亲和老师的批改、圈点,并写有评语。有一篇题为《蜀事杂论》的札记,写孔明与刘备之关系,其中写道:“人皆以孔明与先主有君臣之知,惑于鱼水之言耳。先主东征,孔明叹曰:法孝直若在,必能使主上无行,就使东征,必不覆败。夫古之位臣者,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而可以谓之大臣也。今戎国之大事,而不能一言,尚可谓之臣乎?法孝直之能制先主何也。曰先帝取蜀皆法孝直之功也。挟其恩怨以制之,其气固足以摄之矣。且法孝直浮诞譎觚之人也。睹先之失计,必又有笑以制之矣。孔明则不能也。故曰:譎谏易,忠谏难”。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能从蜀国君臣关系中引出“譎谏易,忠谏难”的结论,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札记旁还留有当年老师审阅时写下的“确有见地”、“论虽刻而奇”等批语。

在现代史学家中,吕先生是少数几位靠自学而成名家的史学家之一。少时的学习,除了私塾教师的指点和父母师友的帮助之外,主要是靠自学,对学问的领会理解,治学的路数揣摩,都颇得要领,虽“坐塾问学”也不过如此。不过,自学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吕先生后来回忆说:少时由于没有得到名师的指导,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正是出于这一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吕先生一生的学术著述,

多是为青年学生所写的,为他们指点门径,建立阶梯,使初学者能引以为据,循序渐进,由此登堂入室,走上治学的道路。

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吕先生对新书籍新报刊的接触阅读却甚早。早年,吕先生的父亲在上海盛宣怀府第坐馆教授,常在上海买些新书寄回常州。约十一二岁时,吕先生先后读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王韬的《普法战记》、黄公度的《日本国志》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而且对东西方各国的近代民主政体、科学文化、经济发展也有了初步的了解。^⑥

报刊杂志中读得最多的是《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时务报》由梁启超主笔,其富有感情的文笔和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最获青年学子的欢迎,吕先生后来回忆说:“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该报又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尤多时论政事,与吕先生当时所向往的经济之学相契合,是吕先生案头必读的刊物。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刊有

⑥《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刊于《蒿庐问学记》。

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文章，也是吕先生喜欢阅读的杂志。他还喜欢阅读章太炎的国学著作、严复的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译著，在议论方面受他俩的影响很深。青少年时代的这一段读书经历，给吕先生一生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他曾说：“我和这三位先生（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虽无雅故，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受其牖启之处实不少。而尤其是康、梁两位先生，这或者我在理性方面，最于梁先生为近，而在感情方面，我也是一个空想的大同主义者罢？”吕先生自言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三次变化。童年时最信儒家的学说，向往社会大同。对于康梁的大同及张三世之说，深加钦佩。他说：少年时的读书学习得益于父母师友，而在学问宗旨上，“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此时，所笃信而想往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以为人莫不欲善，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大同而后已”，“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⑦新书新报的阅读和对康梁学说的信服，对吕先生的治学路向有极大的影响。清季民初的时局，激发了吕先生的爱国爱民族的心情和要求改革的愿望，他兼读新旧之书，深知要谈政治谈改革，必须尊崇科学、尊崇由科学产生的新技术，单读旧书是不中用的。^⑧他的学问以传统的国学为基础，而最终没有走传统史学的旧路，实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二、不欲作官 专意治史

1905年，吕先生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时仅二十二岁。最初在常

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由该校创办人朱少堂先生托人前来延请,执教国文与历史课。这一年,曾任京师大学堂、奉天大学堂正教习的元史专家屠寄返里小住,被邀请在城内铁市巷“读书阅报社”讲元史,吕先生前去听课。屠寄的讲学使吕先生受益非浅,他后来说:“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征、屠敬山两先生”。^⑨受屠寄的启发,吕先生读了《辽史》、《金史》、《元史》,并将其他诸史补读。到二十三岁时,他已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他说:“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⑩

在当代史学家中,能够真正通读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以致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而吕先生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吕先生自十六岁就开始读正史,先从“前四史”开始,他说:“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史》、《金史》、《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

⑦《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⑧《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刊于《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月。

⑨《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⑩《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⑩中年以后，他对正史的考订钩稽又花费过不少功夫。吕先生所读的二十四史，都是一些价廉易得的普通版本，但全书从头到尾都用红笔加了圈点或符号，如人名加【】，有重要史料圈点，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据黄永年先生的估计，对于二十四史，吕先生至少读过四遍以上，这种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⑪

1907年，吕先生经人介绍，到苏州东吴大学教授国文与历史。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条件甚好，薪水也不低，但吕先生总觉得气味不相投，至6月暑假，便辞职回到常州。这年秋天，新创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开学，监督（校长）屠元博是屠寄的长子，特地聘请吕先生去该校任职，讲授历史和地理课。吕先生在府中任教二年余，深受学生的爱戴。在当年的常州府中学堂里，吕先生是最年轻的老师，钱宾四先生进校时则是最年轻的学生，老师对学生深为奖掖，而学生在治学上也深受老师的影响。钱先生有一段回忆文字，从中可见吕先生当年的风貌：“除监督元博师外，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课。闻诚之师曾亲受业敬山太老师之门。诚之师长余可十二岁，则初来任教当是二十五岁，在诸师中最为年轻。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聒人，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